

<<尘埃落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尘埃落定>>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6566

10位ISBN编号：7506346567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阿来

页数：3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尘埃落定>>

内容概要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琪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老麦琪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少爷为藏族太太所生，英武彪悍、聪明勇敢，被视为当然的土司继承人；二少爷为被土司抢来的汉族太太酒后所生，天生愚钝、憨痴冥鲁，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成天混迹于丫环娃子的队伍之中，耳闻目睹着奴隶们的悲欢离合。

麦琪土司在国民政府黄特派员的指点下在其领地上遍种罂粟，贩卖鸦片。很快暴富，并迅速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土司中的霸主。

眼见麦琪家因鸦片致富，其余的土司用尽心计，各施手段盗得了罂粟种子广泛播种，麦琪家的傻少爷却鬼使神差地建议改种麦子，于是在高原地区漫山遍野罂粟花的海洋里，麦琪家的青青麦苗倔强的生长着。

是年内大旱，粮食颗粒无收，而鸦片供过于求，价格大跌，无人问津，阿坝地区笼罩在饥荒和死亡阴影下。

大批饥民投奔到麦琪麾下，使得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

傻子少爷也由此得到了女土司茸贡的漂亮女儿塔娜，并深深地爱上了她。

就在各路土司日坐愁城，身临绝境之时，却传来二少爷开仓卖粮，公平交易的喜讯。

各路土司云集在二少爷的官寨举杯相庆、铸剑为犁。

很快在二少爷的官寨旁边出现了几顶帐篷，进而是一片帐篷，酒肆客栈、商店铺门、歌榭勾栏、甚至妓馆春楼，应有尽有。

在黄师爷(当年的黄特派员)的建议下，二少爷逐步建立了税收体制，开办了钱庄，在古老封闭的阿坝地区第一次出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雏型。

二少爷回到麦琪土司官寨，受到英雄般的欢呼，但在欢迎的盛会上，却有大少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毒的眼光。

一场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又悄然拉开了帷幕。

终于，在解放军进剿国民党残部的隆隆炮声中，麦琪家的官寨坍塌了。

纷争、仇杀消弥了一个旧的世界终于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

书籍目录

第一章1.野画眉2."辖日"3.桑吉卓玛4.贵客第二章5.心房上的花6.杀7.大地摇晃第三章8.白色的梦9.病10.新教派格鲁巴11.银子第四章12.客人13.女人14.人头15.失去的好药16.耳朵开花17.罂粟花战争第五章18.舌头19.书20.我该害怕什么21.聪明人与傻瓜22.英国夫人第六章23.堡垒24.麦子25.女土司26.卓玛第七章27.命运与爱情28.订婚29.开始了30.新臣民第八章31.边境市场32.南方的消息33.世仇34.回家第九章35.奇迹36.土司逊位37.我不说话第十章38.杀手39.心向北方40.远客41.快于慢第十一章42.关于未来43.他们老了44.土司们45.梅毒第十二章46.有颜色的人47.厕所48.炮声49.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

章节摘录

第一章 1.野画眉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吁吁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

她用手指叩叩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

然后，她叫了一声桑吉卓玛。

侍女桑吉卓玛应声端着另一个铜盆走了进来。

那盆牛奶给放到地上。

母亲软软地叫道：“来呀，多多。”

一条小狗从柜子下面咿咿唔唔地钻出来，先在地下翻一个跟头，对着主子摇摇尾巴，这才把头埋进了铜盆里边，盆里的牛奶噎得它几乎喘不过气来。

土司太太很喜欢听见这种自己少一点爱，就把人淹得透不过气来的声音。

她听着小狗喝奶时透不过气来的声音，在清水中洗手。

一边洗，一边吩咐侍女卓玛，看看我——她的儿子醒了没有。

昨天，我有点发烧，母亲就睡在了我房里。

我说：“阿妈，我醒了。”

“她走到床前，用湿湿的手摸摸我的额头，说：“烧已经退了。”

“说完，她就丢开我去看她白净却有点掩不住苍老的双手。

每次梳洗完毕，她都这样。

现在，她梳洗完毕了，便一边看着自己的手一日日显出苍老的迹象，一边等着侍女把水泼到楼下的声音。

这种等待总有点提心吊胆的味道。

水从高处的盆子里倾泻出去，跌落在楼下石板地上，分崩离析的声音会使她的身子忍不住痉挛一下。

水从四楼上倾倒下去，确实有点粉身碎骨的味道，有点惊心动魄。

但今天，厚厚的积雪吸掉了那声音。

该到声音响起时，母亲的身子还是抖动了一下。

我听见侍女卓玛美丽的嘴巴在小声嘀咕：又不是主子自己掉下去了。

我问卓玛：“你说什么？”

“母亲问我：“这小蹄子她说什么？”

“我说：“她说肚子痛。”

“母亲问卓玛：“真是肚子痛吗？”

“我替她回答：“又不痛了。”

“母亲打开一只锡罐，一只小手指伸进去，挖一点油脂，擦在手背上，另一只小手指又伸进去，也挖一点油脂擦在另一只手背上。

屋子里立即弥漫开一股辛辣的味道。

这种护肤用品用旱獭油和猪胰子加上寺院献上的神秘的印度香料混合而成。

土司太太，也就是我母亲很会做表示厌恶的表情。

她做了一个这样的表情，说：“这东西其实是很臭的。”

“桑吉卓玛把一只精致的匣子捧到她面前，里面是土司太太左手的玉石镯子和右手的象牙镯子。

太太戴上镯子，在手腕上转了一圈说：“我又瘦了。”

“侍女说：“是。”

“母亲说：“你除了这个你还会说什么？”

““是，太太。”

“我想土司太太会像别人一样顺手给她一个嘴巴，但她没有。”

<<尘埃落定>>

侍女的脸蛋还是因为害怕变得红扑扑的。

土司太太下楼去用早餐。

卓玛侍立在我床前，侧耳倾听太太踩着一级级梯子到了楼下，便把手伸进被子狠狠掐了我一把，她问：“我什么时候说肚子痛？”

我什么时候肚子痛了？

“我说：‘你肚子不痛，只想下次泼水再重一点。’”

“这句话很有作用，我把腮帮鼓起来，她不得不亲了我一口。”

亲完，她说，可不敢告诉主子啊。

我的双手伸向她怀里，一对小兔一样撞人的乳房就在我手心里了。

我身体里面或者是脑袋里面什么地方很深很热地震荡了一下。

卓玛从我手中挣脱出来，还是说：“可不敢告诉主子啊。”

“这个早上，我第一次从女人身上感到令人愉快的心旌摇荡。”

桑吉卓玛骂道：“傻瓜！”

“我揉着结了眵的双眼问：‘真的，到底谁是那个傻……傻瓜？’”

“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说完，她也不服侍我穿衣服，而在我胳膊上留下一个鸟啄过似的红斑就走开了。”

她留给我的疼痛是叫人十分新鲜又特别振奋的。

窗外，雪光的照耀多么明亮！

传来了家奴的崽子们追打画眉时的欢叫声。

而我还在床上，躺在熊皮褥子和一大堆丝绸中间，侧耳倾听侍女脚步走过了长长的回廊，看来，她真是不想回来侍候我了。

于是，我一脚踢开被子大叫起来。

在麦其土司辖地上，没有人不知道土司第二个女人所生的儿子是一个傻子。

那个傻子就是我。

除了亲生母亲，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我是现在这个样子。

要是我是个聪明的家伙，说不定早就命归黄泉，不能坐在这里，，就着一碗茶胡思乱想了。

土司的第一个老婆是病死的。

我的母亲是一个毛皮药材商买来送给土司的。

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了。

虽然这样，方圆几百里没有人不知道我，这完全因为我是土司儿子的缘故。

如果不信，你去当个家奴，或者百姓的绝顶聪明的儿子试试，看看有没有人会知道你。

我是个傻子。

我的父亲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土司。

所以，侍女不来给我穿衣服，我就会大声叫嚷。

侍候我的人来迟半步，我只一伸腿，绸缎被子就水一样流淌到地板上。

来自重叠山口以外的汉地丝绸是些多么容易流淌的东西啊。

从小到大，我始终弄不懂汉人地方为什么会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盐的来源，更是我们这些土司家族权力的来源。

有人对我说那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我说：“哦，天气的缘故。”

“心里却想，也许吧，但肯定不会只是天气的缘故。”

那么，天气为什么不把我变成另一种东西？

据我所知，所有的地方都是有天气的。

起雾了。

吹风了。

风热了，雪变成了雨。

风冷了，雨又变成了雪。

<<尘埃落定>>

天气使一切东西发生变化，当你眼鼓鼓地看着它就要变成另一种东西时，却又不得不眨一下眼睛了。就在这一瞬间，一切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可又有谁能在任何时候都不眨巴一下眼睛？

祭祀的时候也是一样。

享受香火的神祇在缭绕的烟雾背后，金面孔上彤红的嘴唇就要张开了，就要欢笑或者哭泣，殿前猛然一阵鼓号声轰然作响，吓得人浑身哆嗦，一眨眼间，神祇们又收敛了表情，回复到无忧无虑的庄严境界中去了。

这天早晨下了雪，是开春以来的第一场雪。

只有春雪才会如此滋润绵密，不至于一下来就被风给刮走了，也只有春雪才会铺展得那么深远，才会把满世界的光芒都汇聚起来。

满世界的雪光都汇聚在我床上的丝绸上面。

我十分担心丝绸和那些光芒一起流走了。

心中竟然涌上了惜别的忧伤。

闪烁的光锥子一样刺痛了心房，我放声大哭。

听见哭声，我的奶娘德钦莫措跌跌撞撞地从外边冲了进来。

她，并不是很老，却喜欢做出一副上了年纪的样子。

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就成了我的奶娘，因为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掉了。

那时我已经三个月了，母亲焦急地等着我做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表情。

一个月时我坚决不笑。

两个月时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应。

土司父亲像他平常发布命令一样对他的儿子说：“对我笑一个吧。”

“见没有反应，他一改温和的口吻，十分严厉地说：“对我笑一个，笑啊，你听到了吗？”

他那模样真是好笑。

我一咧嘴，一汪涎水从嘴角掉了下来。

母亲别过脸，想起有我时父亲也是这个样子，泪水止不住流下了脸腮。

母亲这一气，奶水就干了。

她干脆说：“这样的娃娃，叫他饿死算了。”

父亲并不十分在意，叫管家带上十个银元和一包茶叶，送到刚死了私生子的德钦莫措那里，使她能施一道斋僧茶，给死娃娃做个小小的道场。

管家当然领会了主子的意思。

早上出去，下午就把奶娘领来了。

走到寨门口，几条恶犬狂吠不已，管家对她说：“叫它们认识你的气味。”

奶娘从怀里掏出块馍馍，分成几块，每块上吐点口水，扔出去，狗们立即就不咬了，跳起来，在空中接住了馍馍。

之后，它们跑过去围着奶娘转了一圈，用嘴撩起她的长裙，嗅嗅她的脚，又嗅嗅她的腿，证实了她的气味和施食者的气味是一样的，这才竖起尾巴摇晃起来。

几只狗开口大嚼，管家拉着奶娘进了官寨大门。

土司心里十分满意。

新来的奶娘脸上虽然还有悲痛的颜色，但奶汁却溢出来打湿了衣服。

这时，我正在尽我所能放声大哭。

土司太太没有了奶水，却还试图用那空空的东西堵住傻瓜儿子的嘴巴。

父亲用拐杖在地上拄出很大的声音，说：“不要哭了，奶娘来了。”

我就听懂了似的止住了哭声。

奶娘把我从母亲手中接过去。

我立即就找到了饱满的乳房。

她的奶水像涌泉一样，而且是那样地甘甜。

我还尝到了痛苦的味道，和原野上那些花啊草啊的味道。

<<尘埃落定>>

而我母亲的奶水更多的是五颜六色的想法，把我的小脑袋涨得嗡嗡作响。

我那小胃很快就给装得满满当当了。

为表示满意，我把一泡尿撒在奶娘身上。

奶娘在我松开奶头时，背过身去哭了起来。

就在这之前不久，她夭折的儿子由喇嘛们念了超度经，用牛毛毯子包好，沉入深潭水葬了。

母亲说：“晦气，呸！”

“奶娘说：“主子，饶我这一回，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母亲叫她自己打自己一记耳光。

如今我已经十三岁了。

这许多年里，奶娘和许多下人一样，洞悉了土司家的许多秘密，就不再那么规矩了。

她也以为我很傻，常当着我的面说：“主子，呸！”

下人，呸！”

同时，把随手塞进口中的东西——被子里絮的羊毛啦，衣服上绽出的一段线头啦，和着唾液狠狠地吐在墙上。

只是这一二年，她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吐到原来的高度上去了。

于是，她就干脆做出很老的样子。

我大声哭喊时，奶娘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求求你少爷，不要叫太太听到。”

而我哭喊，是因为这样非常痛快。

奶娘又对我说：“少爷，下雪了啊。”

“下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我确实就不哭了。

从床上看出去，小小窗口中镶着一方蓝得令人心悸的天空。

她把我扶起来一点，我才看见厚厚的雪重重地压在树枝上面。

我嘴一咧又想哭。

她赶紧说：“你看，画眉下山来了。”

“真的？”

“是的，它们下山来了。”

听，它们在叫你们这些娃娃去和它们玩耍。

“于是，我就乖乖地叫她穿上了衣服。”

天啊，你看我终于说到画眉这里来了。

天啊，你看我这一头的汗水。

画眉在我们这地方都是野生的。

天阴时谁也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天将放晴，它们就全部飞出来歌唱了，歌声婉转嘹亮。

画眉不长于飞行；它们只会从高处飞到低处，所以轻易不会下到很低的地方。

但一下雪可就不一样了，原来的居处找不到吃的，就只好来到有人的地方。

画眉是给春雪压下山来的。

和母亲一起吃饭时，就有人不断进来问事了。

先是跛子管家进来问等会儿少爷要去雪地里玩，要不要换双暖和的靴子，并说，要是老爷在是要叫换的。

母亲就说：“跛子你给我滚出去，把那破靴子挂在脖子上给我滚出去！”

“管家出去了，当然没有把靴子吊在脖子上，也不是滚出去的。”

不一会儿，他又拐进来报告，说科巴寨里给赶上山去的女麻疯在雪中找不到吃的，下山来了。

母亲赶紧问：“她现在到了哪里？”

“半路上跌进抓野猪的陷阱里去了。”

“会爬出来的。”

“她爬不出来，正在洞里大声叫唤呢。”

<<尘埃落定>>

” “那还不赶紧埋了！

” “活埋吗？

” “那我不管，反正不能叫麻疯闯进寨子里来。

” 之后是布施寺庙的事，给耕种我家土地的百姓们发放种子的事。

屋里的黄铜火盆上燃着旺旺的木炭，不多久，我的汗水就下来了。

办了一会儿公事，母亲平常总挂在脸上的倦怠神情消失了。

她的脸像有一盏灯在里面点着似的闪烁着光彩。

我只顾看她栩栩生辉的脸了，连她问我句什么都没有听见。

于是，她生气了，加大了声音说：“你说你要什么？

” 我说：“画眉叫我了。

” 土司太太立即就失去了耐心，气冲冲地出去了。

我慢慢喝茶，这一点上，我很有身为一个贵族的派头。

喝第二碗茶的时候，楼上的经堂铃鼓大作，我知道土司太太又去关照僧人们的营生了。

要是我不是傻子就不会在这时扫了母亲的兴。

这几天，她正充分享受着土司的权力。

父亲带着哥哥到省城告我们的邻居汪波土司。

最先，父亲梦见汪波土司捡走了他戒指上脱落的珊瑚。

喇嘛说这不是个好梦。

果然，不久就有边界上一个小头人率领手下十多家人背叛了我们，投到汪波土司那边去了。

父亲派人执了厚礼去讨还被拒绝。

后一次派人带了金条，言明只买那叛徒的脑袋，其他百姓、土地就奉送给汪波土司了。

结果金条给退了回来。

还说什么，汪波土司要是杀了有功之人，自己的人也要像麦其土司的人一样四散奔逃。

<<尘埃落定>>

编辑推荐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故事精彩曲折动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尘埃落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